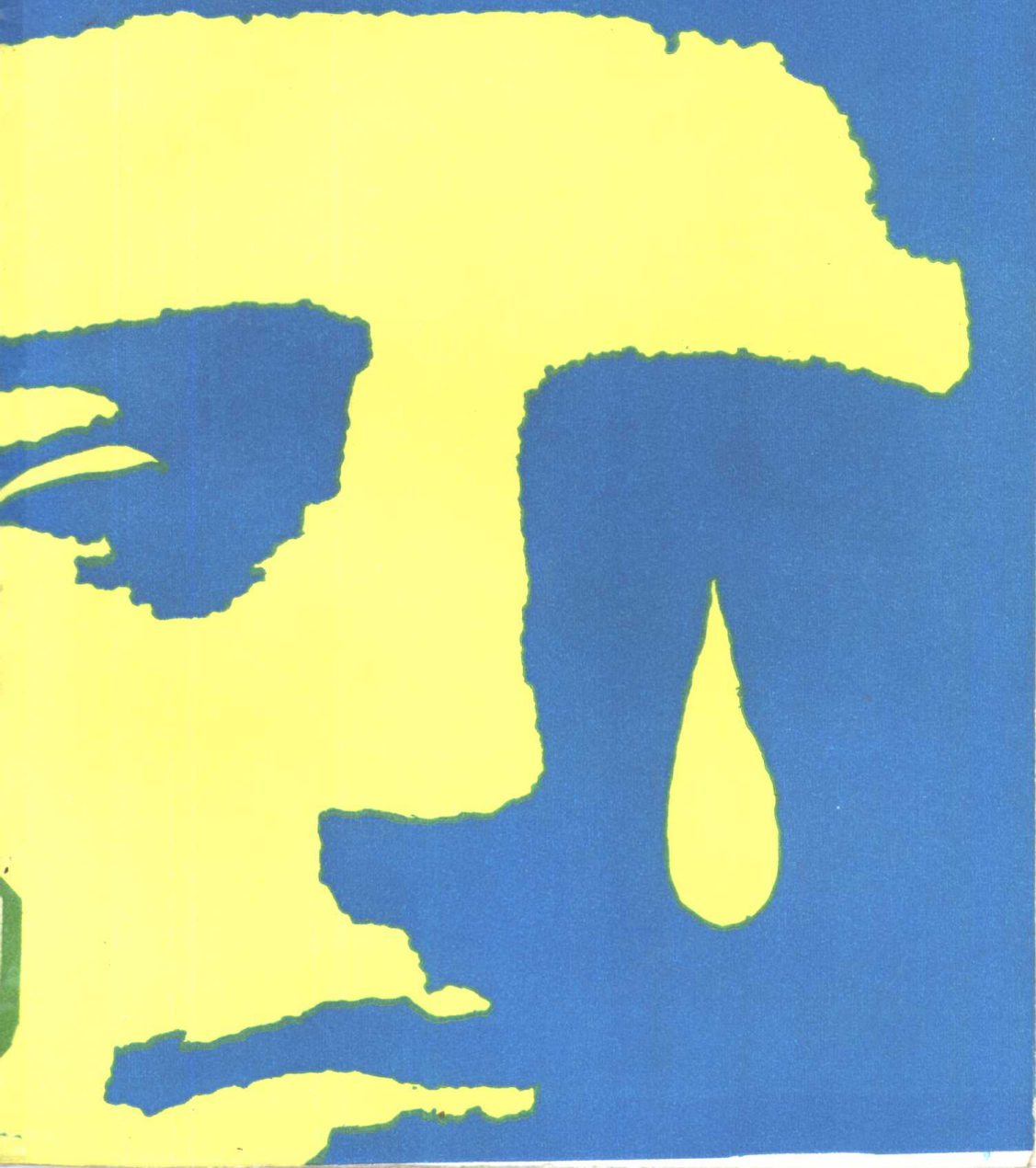


塔里河两岸

苏联道德题材中篇小说选



塔里河两岸

· 苏联道德题材中篇小说选 ·

漓江出版社

塔里河两岸

苏联道德题材中篇小说选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61栋)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0.125 插页 2 字数 4139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9230册

书号: 10256·127 定价3.15元

译 本 前 言

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社会生活的向前发展，描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观念、道德面貌、道德探索的作品，即所谓“道德——日常生活小说”迅速崛起，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作品和作家。有的评论家甚至把这种“道德——日常生活小说”称为七十年代的“一个中心的艺术现象”。

著名作家特里丰诺夫说：“日常生活是普遍的生活，是对人的考验。今天的新道德准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表现和检验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日常生活。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日常生活，乃是各种各样的联系、观点、友谊、结识、厌恶、心理、意识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生活。”这段话或多或少地说明了“道德——日常生活小说”产生的原因和包含的内容。

近年来，我国已经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道德——日常生活小说”，为了使读者对这种小说有更多的了解，我们选择了六部中篇小说，编成这本集子。这些作品或着眼于批判，揭

露人们的“精神蜕化”和社会的种种弊端；或着眼于歌颂，塑造出品质优秀、情操高尚的人物形象；或二者并重，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比中，反映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读了这些作品，人们对苏联的“道德——日常生活小说”虽然还无法得窥全豹，但至少也可见一斑。

《塔里河两岸》的作者格利高里·奥立费罗维奇·兹巴纳茨基（即尤里·兹巴纳茨基）是乌克兰著名作家，现任乌克兰作协理事会的书记处书记、苏联作协理事会的理事。他于1914年12月出生于乌克兰的契尼戈夫省，先后从事过教育、党务和新闻工作。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鹰树林的秘密》（1948）、《森林美人》（1955）、《收获之前》（1955）、《悦耳的钟声》（1958，获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奖）、《波纹》（1967，1970年获乌克兰谢甫琴科国家奖）。《塔里河两岸》是作者的一部新作，发表于《莫斯科》杂志1982年第5期。小说通过对两个家庭、两组人物的日常生活的描绘，展示了他们对待爱情和事业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女中学毕业生英涅萨联结起来的。小说无情地揭露了自私、虚伪的利己主义者、英涅萨的生母奥丽加和平庸鄙俗的酒鬼、英涅萨的继父卡萨鲁姆，严厉地鞭笞了这一对现代市侩；同时热情地歌颂了诚实正直、忠于事业的林区主任、英涅萨的生父伊凡年科。英涅萨来到林区之后，消除了对父亲的误解，爱上了父亲，爱上了林区，并且留在林区，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小说保持了作者的一贯风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出色的风景描绘，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委屈》的作者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叶夫多基莫夫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苏联作家。他生于1922年2月26日。1943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中篇小说《女罪人》曾被搬上银幕，近年来发表了《必不可少的人》、《期待》等较有影响的作品。《委屈》原载《旗》杂志1981年第4期。小说自始至终是一个青年妇女的独语孤诉。女主人公塔吉娅娜在生活中处处感到委屈。在家里，她遭到一头钻进汽车世界的丈夫的冷淡；在局里，她遭到别人的诽谤。作者通过女主人公的自述，反映了苏联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小说中多次提到的那个菜园稻草人，实际上是社会邪恶势力的象征。

《最严厉的惩罚》是中年作家阿尔贝特·阿纳托里耶维奇·利哈诺夫的一部力作，原载《旗》杂志1982年第4期。利哈诺夫生于1935年。1958年毕业于乌拉尔大学新闻专业，现任《接班人》杂志主编。主要作品有《九月的星辰》（1967）、《暖雨》（1968）、三部曲《家庭状况》（1973年完成）、《音乐》（1971）、《我的将军》（1975）、《俄罗斯之子》（1982年9月获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征文奖）。同《委屈》一样，《最严厉的惩罚》也是采用女主人公自述的形式，不同的是，前者写的是女主人家里和机关的日常生活，而后者写的是一个家庭三代人物的日常生活。小说中的伊丽娜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她既不同于《塔里河两岸》中的奥丽加，也不同于《委屈》中的塔吉娅娜。奥丽加虽然自私、虚伪，但却不会玩弄权术；塔吉娅娜是一个弱者，只会怨天尤人；伊丽娜则不同，她是一个“强

者”，是一台“拖拉机”，有一股不惜一切代价去达到自己目的的劲头。是的，她一切都如愿以偿，但她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儿子的死，不能不说是对她的最严厉的惩罚。作者把这部小说称为“当代悲剧”，不是没有道理的。

斯毕特涅夫的《平常的故事》和季马罗夫的《咱爹的三个对象》是两篇歌颂小说。主人公瓦西里和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可以说是两个正面人物。他们俩都是工人，共同的特点是诚实正直，乐于助人，忠于事业，忠于爱情。作者通过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的描绘，展现了他们崇高的道德面貌。瓦西里同玛尼雅的关系，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对已故的妻子的感情，都是感人至深的。

田德里亚科夫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家。他生于1923年12月。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1951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五十年代，他的创作的主要题材是揭露农业中的官僚主义，如《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1953）、《阴雨天》（1954）、《死结》（1956）等；六十年代，他开始致力于道德题材的创作，重要作品有《三点，七点，爱司》（1960）、《审判》（1961）、《短路》（1962）；七十年代以后，他又创作了一系列教育题材作品，如《变幻莫测的春天》（1973）、《毕业典礼之夜》（1974）、《惩罚》（1979）、《六十二支蜡烛》（1981）等。田德里亚科夫的作品以积极干预生活、表现尖锐的社会矛盾著称，苏联评论界认为他是一位“在苏联文学中进行社会道德探索和宣传”的作家。《毕业典礼之夜》写一群各有个性的中学生和教师，作品要探讨的也是道德问题。尤列奇卡在毕业典礼上的答词是发人深

省的。在学校里，学生们只知道为五分而奋斗，却不敢强烈地去爱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也不知道选择什么道路。这就提出了一个情操教育问题。读了这部作品，我们也必将感到有所启发。

这本集子是1982年编译的。付印前夕，出版社嘱我写一个前言，这就是上面那些话。由于水平所限，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铁夫

1984年9月

目 次

译本前言

张铁夫

塔里河两岸

尤·兹巴纳茨基著
刘敦健、吴村鸣译 (1)

委 屈

尼·叶夫多基莫夫著
陈耀球译 (141)

最严厉的惩罚

阿·利哈诺夫著
廖子高译 (235)

平常的故事

尤·斯毕特涅夫著
张铁夫译 (373)

咱爹的三个对象

阿·季马罗夫著
张铁夫译 (461)

毕业典礼之夜

符·田德里亚科夫著
徐慧萍、刘敦健译 (519)

塔里河两岸

尤·兹巴纳茨基

刘敦健 吴村鸣译

尤里·奥立费罗维奇·兹巴纳茨基，苏联作协理事，乌克兰作协书记处书记。1914年生，1932年开始教师生涯，先后任过中学教师、校长、党务工作者和新闻记者。卫国战争期间，深入敌后组织游击队，后发展为著名的肖尔斯游击兵团，他是指挥者之一。1944年获苏联英雄称号。

兹巴纳茨基坚持用本民族语言写作。主要作品有中、长篇小说《收获之前》、《鹰树林的秘密》、《鹰树林之夏》、《森林美人》、《悦耳的钟声》（已有中译本）、《波纹》等。他曾获乌克兰谢甫琴科国家奖金和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奖金。

《塔里河两岸》是其近作，俄译文载《莫斯科》杂志1982年第5期。

六月的下半月，太阳比大地上的一切生物都醒得早。树木还在有气无力地安然憩息，熏风沉寂，鸟儿懒洋洋地伸着懒腰，舒展麻木的爪子和羽翼，野兽警觉地保持沉默，舍不得离开一夜间睡暖了的洞穴。至于人们，那就更不用说了。谁不知道，鸡叫三遍以后的晨梦是多么甜蜜深沉。

疲倦的人类沉沉酣睡是完全合理的，但太阳还是在五点差一刻准时醒来了，它毫不客气地窥视着一切角落，微笑地看着那些尽情酣睡的人们，它是那样笑容满面，象慈父，象慈母，那么温存，那么暖人心田，只有它才能有这样的笑容……

六月下半月，说实在的也确实有几个节日，特别是那几个节日之夜，使某些人无法入睡。

学校毕业典礼的不眠之夜——这是最欢乐、最浪漫、最难忘的节日中的节日……

说来也巧，这个节日正好降临在夏去秋来的季节。良宵最短而歌曲最长，因为这是一支青春的歌，人们唱着它告别童年，告别对父母、对学生生活的甜蜜的依恋，去迎接少女的自由和小伙子的独立生活。别了，甜蜜的摇篮；别了，温暖的家；别了，我们的学校；别了，那一去不返的难忘的岁月。

青年学生们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地在城市和乡村里游荡，他们驱散大街的宁静，唤醒沉睡的田野，搅扰着梦幻中的河流，召唤着暗黑的天空，用自己幻想的魔力惊扰着太阳。

“喂，你们，迷人的中学生之歌，喂，你们，一去不返的春日，转瞬即逝的青年时代！迎接你是多么欢乐，告别你是多么难过……”

“你好啊，太阳！早上好，太阳！”人们用不同的，然而又是同样响亮、同样悦耳、同样美好亲切的语言向它问好。

就在这个着了迷的早晨响起一阵歌声，这是一支最响亮、最心爱的歌，一支用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唱出共同欢乐的歌。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作曲家谱写过多少支这样的歌，每个人一生中又反复唱过多少次这样的歌啊！什么是祖国——有一首歌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作了回答。昨天，他们这些中学生还觉得这个答案最完满、最明确。而今天，他们认为——他们正确地认为：哪怕是一支最好的歌，也不能详尽地回答这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的祖国始于何处，终于何方？

我们的祖国啊！你是多么广阔无边！当毕业生在严寒的萨哈林最先迎来朝阳的时候，他们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岸边的兄弟们却还在倾听老师们的临别赠言，还在领取人类最普通的证件——中学毕业文凭。

我们的祖国啊！你是多么美丽，多么绚烂，多么亲切！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你就从母校的门槛开始，就从家门口这

条大街开始。这儿有我们的工厂、我们的田野在生息着，用强有力的胸膛呼吸着。这儿也许有一条小灌渠无声无息地流过，也许是母亲伏尔加河或父亲阿穆尔河在威严地翻滚着波涛，也许是光荣的德聂伯河用它的乳汁养育着草原，而勇士叶尼塞河在穿山越岭；这儿平静的多瑙河把斯拉夫各民族联成一体，而锡尔河和阿姆河则使荒原的沙地死而复苏。然而并非所有的人生来就住在大海大洋、大河大江边上。在我们无边无际的祖国的原野上还有成千上万条小河，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小溪流，比如说塔里河吧，就是这么一条小小的溪流，任何一张学校地图上都没有它的地位，共和国地图甚至州的地图都没有把它标出来，因为这条河实在太短了，就象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任何特殊之处，除了亲属朋友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然而，没有他也就没有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祖国……

此时，太阳越升越高，它高悬在地平线的上空，显现出它的全部伟大光辉，衷心地向昨天的学校伙伴们问好，而莫斯科这时正在向无边的田野、森林、河流和海洋播送着我们强大国家的最庄严的歌曲——国歌，它向每一个人阐释我们的祖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提醒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里又开始了一个美好的劳动日……

昨天的中学生们依依惜别，也许有人在互相握手，他们在作最后的道别，说不定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了面啊。浪漫的局面……一种引出感伤的眼泪的浪漫。

英诺克在电梯边止住脚步，把手伸向按钮，屏住了气

息。她犹疑着没有按下去。天太早了，她从没有在这样的时分回过家，从没有用迟归的铃声打扰过家里人。她不用乘电梯，步行也可以爬上五楼。人们对他们未来的幸福许了那么多愿，临别时说了许多祝福的话，但将来的一切到底会怎样呢？

英诺克……在学校里大家是这么叫她的。其实，她的名字够多的了。姑娘一天天长大，人在不知不觉地变，她的名字不知怎么也随着变了。不满周岁，她跟着姥姥念她那从善良的人们那里袭用过来的名字“英涅萨”的时候，就把它简化为一个“诺”字。她念得那么逗人，很长一段时间，不仅姥姥，连妈妈也用这个单音节的名字叫她。长大一点了，进托儿所了，保育员们按自己的心意管她叫英努丽亚。后来小姑娘又把她念惯了的“诺”扩展为双音节的“涅谢”，于是人们又给她起了个外号：涅谢伊。直到上学以后，英诺克这个小名才算定了型。不过，在名册上正式用的还是她的大名——英涅萨。她自己倒是喜欢“英诺克”这个名字，不管别人再叫她“诺”还是“涅谢”，她都根本不再搭理，于是这些名字很快就被遗忘。父母对这个名字也习以为常了，甚至没有想过这个名字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含义，因为不仅是学生们，连成年人也没有想到这个词在古代完全另有一番含义。^①

她那时髦的提包里装着中学毕业文凭。从今天起就要告别那孩子气的名字，告别童年。也许家里人碰到心境愉快的

^① “英诺克”在原文里是个旧词，意为“僧人”。

时候还会用这个旧日的名字叫叫她，也许同班同学偶然碰见时会高兴地喊出她一生中那些最美好的时日的心爱的名字，但是她正式的名字呢——对不起！——是叫英涅萨。英涅萨·伊凡诺夫娜……

她在这熟识的门前停住脚步。头顶上闪烁着夜间的明星——一只四十瓦的灯泡，用涂成白色的金属网罩着，因此有个绰号叫“囚犯”，而白昼的明星已经把柔和的光线斜着洒进窗口。

才只过了一个晚上，世界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她从英诺克变成了英涅萨，提包里出现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证件，连同证明她掌握了速记打字员专业的证书一起，使她有权感到自己是个完全独立的人，可以在白天黑夜的任何时刻毫无顾虑地回家了。

然而她还是没马上下定决心去按那黑色的电钮。她甚至单凭直觉就已感到，任何文凭、任何独立生活的权利都不能使她免除烦恼。母亲她倒不怕，但是，还有一位“了不起的约瑟夫”呢！

哎，这个约瑟夫，这个奥西普·伊凡诺维奇啊^①。这位音乐大师兼作曲家奥西普·卡萨鲁姆啊！

“有那么一位卡萨鲁姆，卡萨鲁姆，卡萨鲁姆，他爱上我是存心挖苦，存心挖苦，存心挖苦……”她的耳旁仿佛传来了一支戏谑的歌，这是作曲家卡萨鲁姆自己编词、自己谱写

^① “约瑟夫”和“奥西普”是同一名字的不同叫法。“约瑟夫”通行于欧洲许多国家，“奥西普”通用于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区。

的一首自述曲，他的那些喜欢奉承的朋友一遇机会，一有兴趣，总喜欢对歌曲的作者哼一哼这首歌曲。

英涅萨还在读八年级或九年级时就能断定：奥西普·伊凡诺维奇属于自己给自己造舆论；自己在公众文化活动中为自己确立地位的那一类文化活动的家。当然，他善于用大、小、土、洋各式手风琴为歌手们伴奏，因此他老早就是音乐局乐队的成员。除此以外，他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下还编过几首小歌曲，这些歌曲又不知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当众”演唱过。而这就使得他向别人作自我介绍时毫不脸红地使用“音乐家兼乐队指挥”这个响亮的称号。

英涅萨一次也没有听过作曲家卡萨鲁姆创作的歌曲，不论是在广播里，还是在哪一位歌唱家的演出里，只有一支歌是例外，应该说，这支歌还是有点才气的，可惜的是，它只在他们家里流行。奥西普·伊凡诺维奇有不少朋友。这些人也和作曲家一样，很想出点名，对任何一场多少有点成功的音乐会总要吹上一通。奥西普·伊凡诺维奇是个很好客的主人，总是把他在文化界的那些战友邀到自己家里来。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开始在哪一家小酒馆里庆祝过胜利了，但是要把这种庆祝活动变成一次引人注目的事件，还缺一件小小的东西——那就是“资本”，奥西普·伊凡诺维奇本人对这一点倒是有自知之明的。

母亲对自己的丈夫和客人们都不特别热情，皱着眉头，撇着嘴，公开表示出蔑视和生气的态度，但那些人对此并不在意。相反地，卡萨鲁姆的那些乐呵呵的滑头朋友装出一副样子，仿佛他们在门口撞上的不是带刺的篱笆，而是铺满在